

吳興掌故集

ル 5
2482
4

門 5
號 2482
卷 4

吳興掌故集卷之十一

九靈山長徐獻忠輯

延州布衣吳夢陽閱

後學茅獻徵校

水利

附田糧

吳興當澤國上游其爲民政莫要於水利故安定先生之在湖學特設水利一齋以教士人當時劉彝遂以水利名於官後世乃不講此是豈有用之學哉且太湖受天目諸山之水其治之之法不患於源之不通而患其流之不泄故蘇松興利之處卽吳興去害之所由也近來自吳江垂虹堙塞之後而吳興之害

加甚爲政者要思其泄水之處不必全仰於垂虹則凡所以思患豫防多爲之慮立必守之法資無窮之利庶幾不媿於安定立教之意則東南民力雖窮猶可勉爲奔命以供其役此區區屬望之念尤所加切故詳其采錄而附以臆說云

梁昭明太子水災疏

昭明太子因吳興郡水災當漕太湖以瀉於浙江大通三年上書曰伏聞當遣王奕等役上東三郡人丁開濬溝渠導泄震澤使吳興一郡無復水災暫勞永逸必獲厚利未萌難睹竊有愚懷所聞吳興累年失收人頗流移吳郡十城亦不全熟唯信義去秋有稔復非恆役之

民卽日東境穀價猶貴劫盜屢起在所有司皆不奏聞今征伐未歸強丁疏少此雖小舉竊恐難合吏一呼門動爲人蠹又出丁之處遠近不一比得齊集已妨蠶農去年稱爲豐歲公私未能足食如復今茲失業慮恐爲變更深且草竊多俟候人間虛實若善人從役則抄盜彌增吳興未受其益內地已罹其敝不審可得權停待優實以否

武帝覽疏優詔諭免

宋宜興進士單諤水利書

蘇常湖三州之水爲患滋久以諤視之自溧陽五堰東至吳江岸猶人之一身五堰其首宜興荆谿其咽喉百瀆其心震澤其腹旁通震澤眾瀆其絡脈眾竅吳江則

其足也今上廢五堰之固而宣歙池陽九經之水不入蕪湖反東注震澤下又有吳江岸之阻而震澤之水積而不泄是猶人塞其眾竅以水沃其口腹滿而氣絕視之猶不謂之已死且未築吳江岸以前五堰之廢已久然而三州之田十年之間熟有五六自吳江築岸十年之間熟無一二謬視熙寧八年雖大旱然連百瀆之田低汙之甚是時苗亦皆旱死何哉蓋百瀆及旁小港因不遇旱皆爲泥沙湮塞與平陸無異雖去震澤甚邇迄今其田卽未有可耕之日昔邑尉阮洪上書監司乞開百瀆遂鳩工於食利之民疏導四十九條是年大熟則百瀆雖遇水旱皆不可不開也夫吳江岸界於吳松江

震澤之間岸東則江岸西則震澤江之東則大海也自慶厯二年欲便糧運遂築此隄橫絕江流五六十里遂致震澤之水溢而不泄每五六月閒湍流汎急視之則吳江岸之東水常低於岸西之水一二尺此隄岸阻水之迹可見矣又觀岸東江尾茭蘆叢生自築岸以來沙泥漲塞昔湍流奔涌之地今爲居民田吳江於是歲增舊賦蓋築岸之後水勢遲緩泥沙增積而生茭蘆則水道狹而流泄不快雖欲震澤之水不積其可得耶今欲泄震澤之水莫若先開江尾茭蘆之地遷沙邨之民運其所漲之泥然后以吳江岸鑿其土爲木橋千所橋拱各開二丈每十橋則開水面二十丈千橋共闊水面

二千丈隨橋拱開菱蘆爲港走水仍於下流開白蜆安亭二江使湖水由華亭青龍江入海則三州水患必大衰減常州運河之北古有孟瀆等一十四瀆皆泄眾水北下江陰入江今存者無幾二浙糧船不過五百石運河常存五六尺之水足可勝舟以一十四瀆立爲斗門每瀆於岸北先築隄岸以制水若江無隄防則水必泛溢而浸灌江陰之民田矣宜興縣西有夾苳千瀆泄長塘河東入滬湖由大吳等瀆及白鶴谿而北至常州運河由此經一十四港北入大江今皆名存實亡儻開夾苳千瀆通流則西來入震澤之水可以殺其勢深利於三州之田也熙寧八年歲大旱太湖水退數里有正

墓街井知昔爲民田則湖之寬廣倍於昔矣昨檢正張諤命屬吏張慤相視蘇秀二州海口諸浦將欲疏鑿慤以爲若開諸浦則東風駕海水倒注反灌民田諤曰百川東流則有常西流則有時因東風雖致西流風息則其流亦復歸海勢則然也又觀秀州青龍鎮有安亭江自吳江東至青龍洩水入海昔監司恐走透商稅遂塞此江其害實大又聞青龍人戶情愿出錢開濬官吏未與施行諤觀合開三州諸港瀆不必全藉官錢蓋三州人人樂開故半可以資食利戶之力也或謂昔人創望亭奔牛呂城三堰慮運河之水不制故節之以通漕運自廢望亭呂城二堰然亦不妨綱運諤曰太湖及西來

眾水無吳江岸之阻通江湖道未嘗堙塞運河之水慮其走泄是以築堰自築江岸及諸港浦一切堙塞使三州之水常溢而不泄二堰雖廢無害今若泄江湖之水而二堰不復則運河枯竭而糧運不行此灼然之利害也或曰高原陸野皆有塘圍蓋古之人蓄水以灌田今塘之外皆水塘之中未嘗蓄水又未嘗植苗徒牧養牛羊畜放鳧鴈而已謬曰昔置塘蓄水以防旱歲今自三州之水久溢不泄則置塘爲無用之地若決江岸泄三州之水則塘不可不開以蓄水猶堰之不可不復此亦灼然之利害也苟堰與塘爲無益則古人奚爲之耶嘗見蘇州之茜涇昔范仲淹命工開導以泄積水當時諫

官不知蘇州患在積水不洩言仲淹走泄姑蘇之水不知其利而反以爲害謬觀溝瀆知古人之意曲折宛轉皆非徒然惟執事者上之朝廷庶幾三州之民有望於今日也

獻忠讀此書知東南水利莫詳於此今昔雖有少殊而源委蓄泄之大勢固猶同也今世吳江隄岸日益堙塞視謬建議之時其相去又不知幾何矣疏鑿之功旣不能復舉則湖州泄水之利自有不容以不講者夫溧陽五堰西受高淳宣城引入九陽江諸湖之水東注震澤此單謬所謂上源之患也我

朝高皇帝鑿通溧水石河引而北注而於五堰築成堅

壩似乎太湖之患可息矣然太湖之源實出於天目及宜興以西諸山方春夏水發之時洪流奔放悉注太湖五堰之患雖息而湖州之害固不免也今吳江隄岸旣不可復鑿豈可不思其泄注之政哉湖州運河東達平望幾一百二十里太湖之水半泄其閒自運河以南諸谿港會同北流餘不諸谿及運河之水一派皆南出於石門一派出於阜林一派由嚴墓東南出嘉興一派東出王岡涇一派出平望其閒港汊經泄之處爲民間所占日漸狹小而上源諸漾積受洪流之處漸至填塞爲蘆埂圈築爲藕蕩者又不知其幾也是可不爲厲禁以防關閉之患哉大抵歲多南風則水患多在姑蘇歲多

北風則水患多在吳興此又分外所加之患也防患之道自宜周詳故宋乾道二年詔漕臣王炎相視開掘浙西勢家新圍草蕩菱藕諸陂及岸際圍築耕種者所至令守倅縣令同共措置淳熙三年御史傅淇言近臣奏請圍田堙塞水道之害務在禁止此乃拔本塞源之要術然豪右之家未有所憑依而肆意圍築者聞浙西諸縣江湖草蕩計畝納錢利其所入給據付之望條約諸縣毋得給據與官民戶茲皆前朝防患之道及今禁約猶可消滅未來之患若視爲末務等於故常而不加之意則吳興他日之患更有不可勝言者矣夫吳興水利與蘇松不同蘇松有海潮淤塞之患不盡出於人爲

吳興本無此患惟禁絕有力者圍築之患足矣有司民之仁念者幸加意於此

宋史才言圍田利害

紹興二十三年諫議大夫史才言浙西民田最廣而平時無甚害太湖之利也近爲瀕河之地多爲兵卒侵據累土增高長隄彌望旱則據之以旣而民田不沾其利澇則遠近汜溢而民田盡沒欲乞盡復太湖舊迹使軍民各安田疇

宋陳正同言相視

紹興二十九年知平江府陳正同言相視到常熟諸浦舊來雖有潮沙之患每得上流迅湍可以推滌不致淤

塞後來被人戶圍裹湖瀼爲田認爲永業乞加禁止

宋監進奏院李結三議略

蘇湖常秀自紹興十二年以來屢被水害議者皆歸於積水不決之故第以工役浩大事皆中輟臣有管見治田便利三議一曰敦本二曰協力三曰因時司農丞鄧亶云古人治塘浦闊深者蓋欲取土以爲隄岸非專爲決積水若隄岸高厚借令大水之年江湖之水高於民田五七尺而隄岸尙出於塘浦之上三五尺故雖大水不能入於民田民田既不容水則塘浦之水自高於江而江之水自高於海不須決泄而水自湍流矣此古人治低田之法也若知決水而不知治田則所開濬不過

積土於兩岸之側霖雨蕩滌復入塘浦不五七年填淤如舊乞詔監司守令相視諸州水田塘浦緊切去處發常平義倉錢米量行借貸與田主之家令就農隙作堰車水開濬塘浦取土修築田岸且民間築岸所患無土今既開濬塘浦積土自多田岸既成水患自去此臣所謂敦本之議也○又以爲百姓非不知築隄固田之利然而不能者或因貧富地同而出力不齊或因公私相吝而因循不治非協力不可百姓所鳩工力有限必賴官中補助官中非因饑歉難免募民興故曰非因時不可

宋郊直治田利害略

一論古人治低田高田之法古人因地之高下井而爲田其環湖卑下之地則於江水南北爲縱浦以通於江又於浦之東西爲橫塘以分其勢其塘浦闊者三十餘丈狹者二十餘丈深者二三丈淺者不下一丈古人使塘深闊若此蓋欲取土以爲隄岸高厚足以禦湍悍之流故古之隄岸高者二丈低者一丈借令大水江河高於民田隄岸出於塘浦民田既不容水則塘浦自高於江而江之水亦高于海不須決泄而水自流矣故三江常浚而水田常熟又論後世廢低田高田之法古人田各成圩圩各有長每年率逐圩之人修築浚治故低田之隄防常固旱田之浦溝常通也年祀縣遠古法隳壞

水田之隄防或田戶行舟之便破其圩岸以爲涇浜或人射下腳而廢其隄或官中開挑減少丈尺或田主但收租課而不加修築或租戶利於易田而故欲湮沒或張捕魚鰕而漸破古隄或一圩雖完旁圩無力而連延隳壞或貧富同圩而出力不齊或公私相吝而因循不治故低田漫然復在江水之下也

元都水營田司集江湖水利略

太湖納湖州宣州諸谿之水而南北東江海之岸皆高水積其中勢若盤盂設遇雨潦則環湖低田悉皆淹沒若欲導泄積水在乎時時檢點太湖東北兩岸通江河之道不致閉塞可也蓋環湖低田利在洩潦兼沿江旁

海高田亦仗湖流奔注衝散潮沙使江河通利乃可引潮澆灌諸小湖在太湖迤東及北者甚多皆能接泄太湖注江達海若上源所注不急則潮沙注湖漸成淤澱圍裏成田由是湖水與渚浦漸遠而所泄益微若非就圍田多開湖渠及時修浚諸浦則此湖之塞恐不止於是也

元周文英三吳水利

蘇湖常秀之田高下不等大率低田十有其七高田十有其三吳越錢氏之在東南專享此利嘗詢之高年云兩浙未納土時蘇州有營田軍四部共七八千人又有撩淺夫專爲田事導河築隄以減水患于是歲熟錢五

掌集十一
十文糴米一石自歸宋之後農政不修田園河港大半墮壞今江浙之米比之當時其貴十倍民不得不重困矣

元潘應武言水利

浙西道自歸附官慮哨船入境擄掠鄉邨將河港釘斷吳江長橋係太湖眾水之咽喉橋南龍王廟後被築塞五十餘丈沿塘三十六橋實鄉邨眾流之脈絡多被釘斷亦有築爲壩者所以水流不疾不能滌去淤塞

國朝夏忠靖公原吉治水奏

浙西諸郡蘇松最居下流太湖縣互數百里受納湖杭宣歙諸州谿澗之水散注澱山等湖以入三江頃爲浦

港壅塞匯流漲溢傷害苗稼拯治之法要在浚滌吳淞江諸浦導其壅滯以入於海按吳淞江舊袤二百五十餘里廣一百五十餘丈西接太湖東通大海前代屢浚屢塞不能經久自吳江長橋至夏駕浦約百二十餘里雖云通流多有淺狹之處自夏駕浦抵上海縣南踰浦口可百三十餘里潮沙漲塞已成平陸欲卽開浚工費浩大難以施工臣等相視得嘉定之劉家河卽古婁江徑通大海常熟之白茅港徑入大江皆係大川水流迅急宜浚吳淞南北兩岸安亭等浦引太湖諸水入劉家白茅二港使直注江海又松江大黃浦乃通吳淞要道今下流壅遏難疏旁有范家浜至南踰浦口可徑達海

宜浚令深闊上接大黃浦以達湖泖之水每歲水涸之時修築圍岸以禦暴流如此則事功可成於民爲便獻忠深考吳淞江所以堙塞之故蓋海水有潮汐之害必太湖東下之流迅急方可敵住渾潮潮必易退退則併上流急瀉蕩滌淤沙不致停住今吳江長橋旣多堙塞則水流不疾而潮汐停滯不能蕩滌而去日復一日遂致漲塞如此夏公親履其地博采眾見遂將吳淞上流引入婁江而以黃浦改入范家河誠爲達權通變之利至今黃浦通利雖吳淞東半截竟堙而夏駕以入安亭江以達於婁江至今猶通自後惟照此加工疏導自然太湖之水可泄以免湖州宜興之患矣若好事者不

深究其本末利害必欲開通吳淞使與黃浦會而入海則不惟工力煩難將併黃浦堙塞則東南之害有不可勝言者矣愚嘗以人身比之吳淞與黃浦如人兩足吳淞之塞已廢其一而黃浦尙堪達海如人雖跛一足猶可踉蹌而行也若爲庸醫併廢之不甚可惜耶

或曰開通吳淞工力雖大何至旣通而併黃浦塞之此必有說予曰黃浦與吳淞其勢相敵此盛則彼衰者也往時吳淞通利時黃浦之勢甚小及吳淞旣塞而其勢始大至於今日則與錢塘江之迅急相上下耳若開通吳淞則其流直出黃浦曲轉之勢不容不緩況吳江長橋及寶帶橋之流入於吳淞甚徑而入黃浦甚紆遠若

掌集十一
欲挽回其勢非百千鉅萬之錢穀不可辦與其費出不
訾而復致黃浦之塞曷若省其費而安之耶況今松江
二縣之稅黃浦所利者居其八九吳淞壅塞之患止居
其一二與其掄一二之害而廢八九之利此不待智者
可辨矣

吏科給事中葉紳請治水奏

臣惟直隸之蘇松常浙江之嘉湖杭約其土地雖無一
省之多計其賦稅實當天下之半若水道不通爲六郡
農田之害其所係亦不輕矣蓋天目諸山之水潴爲太
湖而太湖又由江河以入於海昔人於溧陽則爲堰壩
而遏其衝於常州則穿港瀆以分其勢於蘇松則開江

河以導其流惟是入海之處潮汐往來易於壅塞故前
代或置開江之卒或設撩淺之夫歷歲既久其法廢弛
遂致諸湖巨浸壅遏於中江河故道淤漲於外土民利
其膏腴或堰而爲田或築而爲圃上源之來者不衰而
下流之去者日滯是以川澤浸盈經冬不涸圍田沮洳
終歲不乾加以秋夏淫雨浹旬山水橫發淹沒田疇漂
淪廬舍固其所也方弘治四年一潦五年復潦幸而六
年頗收稍得蘇息而今歲大水視昔尤甚六郡人民流
離苦困不可勝言只今撫按等官相繼論奏伏望 聖
明以糧儲爲國家之大用水患爲東南之大害於廷臣
之中選差有才力通曉水利者一二員重其委任卽日

前去會同撫按官講求民瘼設法振濟俟民心稍定然後指定地方分投相視自源徂流一一按究然後度其經費量其事期大加浚治務使下流得以宣洩而上源不致氾濫

愚讀此疏切中江南利害當是時卽

命工部侍郎徐貫疏通六郡水利惜徐公不能加意其閒止應故事將各處河港通行一浚殊無以副委託之重識者惜之

沿湖港漚考

太湖舊有沿湖隄防而泄以諸漚漚有斗門制以巨石甚固門各有牐板旱則閉之以防漚水之走泄有東北

風亦閉之以防湖水之暴漲官主其事爲利浩博後漸堙廢頗爲郡中之害東坡水利奏云太湖受諸州之水先治吳江南岸茭葑蘆葦之積則水東瀉而無壅滯之患諸州利矣自今觀之吳江茭葦屯結成田長橋諸洞門悉皆堙塞比來十水九淹民力尤困吳江之患卒未能除而沿湖諸漚不可不加之意也

按大錢小梅二港總苕霅西南眾水以入於湖港之最大者也大錢以東皆從橫港注入諸港直至吳江界西金港顧家港官瀆港張婆港及宣家楊瀆泥橋寺橋計家等港先素流通止因其舊而修之也

陽漚沈漚羅漚大漚新涇漚潘漚諸漚謝漚和尚漚張

港漚幻湖漚西金漚東金漚趙港許漚楊漚義高漚
陳漚薄漚五浦漚蔣漚錢漚新浦漚石橋漚湯漚盛
漚宋漚喬漚湖漚已上名漚者因民建議以便水利
者也

已上三十八港漚俱屬烏程按修湖漚記云湖漚三十
六其九屬吳江其二十七屬烏程惟計家港近谿而闊
獨不置聞紹興二年知州事王回修之又改二十七漚
名曰豐登稔熟康寧安樂瑞慶福禧和裕阜通惠澤吉
利泰興富足固益濟又皆冠以常字今久廢不脩成化
十年添設治農通判李智漸加修治民多賴之

今廢此官可惜

添設勸農通判縣丞議

忠按成化九年添設蘇松常嘉湖五府勸農通判所屬
縣縣丞各一員近復革去今世冗官理應裁省者甚眾
惟蘇松湖三府勸農官獨不可少所謂勸者專管水利
以興農功者也蘇松在震澤下流淤澱日甚加以海潮
漲沙日積故吳淞江已爲平陸今之爲郡邑者誰復以
水利爲念哉而稅額日重加派不息今之蘇松視昔之
蘇松何如也吳興居於上流其入太湖之水旣爲吳江
所遏塞則其南向之流所係亦甚重而圈爲菱藕之蕩
塞爲桑麻之區日已加多苟無專官治之其誰已哉若
徒以區區冗官之議槩例之更後五十年浦漚漲塞高
下俱病非費數百萬不足以議其成功也

山鄉水利議

予寓吳興以來屢見各縣山鄉旱災不收大受飢困山鄉平田既少一遇旱暵泉流枯涸計無所資坐以待斃有司者徒見下鄉平田頗有潤色不肯特爲奏免糧稅予按視其地皆坐不知水利之故元儒梁寅有鑿池溉田之議其略云畝畝之間若十畝而廢一畝以爲池則九畝可以無災患百畝而廢十畝以爲池則九十畝可以無災患予嘗至上虞之下澆湖觀之方知梁子之議可行而永久利民矣有志經國者當相視一鄉之中擇其最高仰者割爲陂湖先均其稅額於眾利之民次營別業以補失田之戶大展陂岸使廣而多受雖亢旱之

年不至耗涸從高瀉下均資廣及沾潤一番可以經月雖有凶災不能及矣況陂湖之利魚鰕雜產茭葦叢生貧者資以養生富者因而便利大雨一注眾流復積前者既瀉後者復蓄山鄉水利無愈此者故叔孫之芍陂汝南之鴻郤陂古人成績可以引見自非爲民父母者力主其事愚民誰肯割其成業者乎至於下鄉之田亦有高亢不通資灌者莫若照依北方掘鑿大井上置轆轤汲引之利亦足自辦民可樂成不可謀始出力任事雖存乎人必須奏留久任方可成功此又監司者之責也

畢士安奏免僞額考

錢氏納土時將一應派料混入糧額之內故其田稅每畝有五斗之數是時畢士安守台州將錢氏舊籍上奏得免僞增之額故浙東至今輕省朝廷因畢之奏乃命王方贊來均稅額以一斗起科卽今世民田之額及一斗四合官田是也其餘重額係職田及賈似道所買公田及抄沒田也

兩浙田稅考

錢氏國除後朝廷遣王方贊均兩浙雜稅方贊悉令畝出一斗使還責其擅自減稅方贊謂畝稅之一斗兩浙之通法兩浙旣已爲王民豈當循僞國之法上從之方贊尋除右司諫終於京東轉運使五子皆貴而孫珪至

宰相

又按楊東里桂巖集序云錢氏立國大限一畝稅至五斗其歸宋也只以僞增之數上之以自取重遣陪臣江漢臣來獻漢臣慮其厲民無已也以其籍沈諸河而自劾太宗怒欲誅之久而始釋凡隨錢氏來者皆得官獨漢臣竟以廢斥死太宗因其籍無據且聞田額不均因命右補闕王永均吳越田稅永定爲畝稅一斗還奏太宗不悅永曰畝稅一斗天下之中正使新附之民被朝廷之仁恩耳永只方贊也漢臣三衢人其後二家子孫皆榮盛

吳興均糧考

吳興自來田額煩瑣大爲民患正德末年太守劉天和議將官民田各均爲一則民甚便之嘉靖二十年又據太守張鐸申文奉行均糧事例又欲將官民田共均爲一則其夏秋二稅不分金花銀布麥折鹽糧馬草均以折銀名色驗派一項其里甲丁田均徭銀力等差民壯力役每年隨糧帶徵此議簡易可以經久施行惟有地山二項亦欲均以銀糧要見每田一畝該糧若干該折銀若干該絲若干每地一畝該糧若干該折銀若干該絲若干此則不可行也夫以湖蕩中得利之地派入糧銀猶之可也若山鄉陸地旱多利少而欲派入糧銀其害可勝言

乎至於山稅之輕尤非地比若用加入糧銀則山鄉無復可居之民而棄爲虎狼之宅盜賊之區而已爲今之計將田上止派糧銀二項合官民均之可也將地止派絲兼鈔亦合官民均之可也其山止照舊額合官民絲鈔均之可也其湖蕩浮地今世得利亦厚此則斟酌均之可也大抵民之稅額江南獨重其浮地雖有遺利而仁者之政寧失之寬則化國之日舒且長矣要當以宋時王方贊爲法庶幾長民之意

官民田地該均爲一則議

按所謂官田者乃宋朝之職田學田與賈似道之公田及抄沒入官之田也其在劉公均田之時徒見官民之

名似不可混而不知官之爲名皆前代所存之舊名非
今世所當檢括者也竟使官田得免徭差獨使民田受
累甚非均平之政

鹽口考

宋制兩浙歲計丁口官散食鹽每丁給鹽一斗使輸錢
百六十有六謂之丁鹽錢然其原實始於南唐李氏有
國時制爲鹽丁之額吳越仿之而宋不復改以至於今
也至皇祐中許民以紬絹依時值折納謂之丁絹自鈔
法既行之後鹽盡通商而民無所給每丁仍增錢爲三
百六十謂之丁身錢大觀中始令三丁納絹一匹當時
納賤未有陪費其後物價益貴乃令每丁輸絹一丈縣

一兩皆取於五等下戶民甚病之浙江俱困而湖州尤
甚故紹興閒湖守陳之茂因請拆絹以五千爲匹仍不
以添丁增賦乾道八年烏程令余處恭仍乞以七丁科
一匹自是爲例民以僅蘇至我
朝仍其舊額謂之鹽口於田賦上帶科而人不知其所
從來故予考其始末著之於此李氏雖有鹽給實爲作
俑我
朝視宋已爲輕政惜無究其源特爲建白之無徇亂國
錐刀之末可也

江南綱運考

我朝江南白糧綱運每四月發舟八月抵京蘇松常嘉

湖五郡惟湖最先往往督運官到京受賞攷之宋太宗朝曾致堯爲兩浙轉運使上言去歲所部租惟湖州一郡督納及期而蘇常潤三州悉有逋負請各按賞罰太宗以江南頻年水災蘇常特甚致堯所言刻薄不可行因詔戒之使倍加安撫勿得騷擾太宗愛養元元之意固萬世可法而湖州運輸之勤自昔已然亦可嘉矣

巡撫周公忱官田減科則例

按文襄年譜有減科一節正統元年從巡撫周忱奏浙江嘉湖直隸蘇松等府官田準民田起科每畝秋糧四斗一升以上至一石者減作二斗七升其二斗一升以上至四斗者減作二斗其一斗一升至二斗者減作一

斗於是蘇州府遂減秋糧八十餘萬石他府有差

今查考松江一府官田原額故在未嘗減則則他郡可知不知年譜何所據而編入也或公有奏稿而未及奏行或既上奏而未下者耶今五郡重額民實不堪若欲以官民一則均糧誠恐既均之後理無可減之法有憂國之計者按其年譜請之于朝然後以一則均之斯其爲利民之策矣

歷代水利治績

晉吳興太守沈嘉重開荻塘因改名吳興塘
梁吳興太守柳惲重浚青塘後人思柳公德政易名柳塘

唐開元中烏程令嚴謀達重開荻塘

貞元中于頔爲刺史州有湖陂舊可溉田三千頃久已廢塞頔行縣命修復隄岸歲獲秔稻蒲魚無慮萬計

元和十三年刺史于頔復長城縣方山之西湖溉田三十頃

元和中刺史范傳正命縣令權逢吉疏湖中水利諸堰以復古迹

宋知州王回修計家港

已見沿湖港漫條下

康定中晉陵胡宿知州事政多惠愛嘗築石塘百里以捍湖水旣去州人思之名曰胡公塘

政和中章援知州事於郡東南重建長橋建炎末郡人

易木以石且築堵中流拆橋爲二南名甘棠高壯可通大舟北仍名長橋

宣和中知德清縣趙景東建餘不谿橋

淳熙五年知武康縣蔡霖以新谿沙磧漲塞自汭港口廢舊港徙水道東北注五里合長安大谿邑人便之

慶元間知武康縣丁大聲以後谿淤塞不利舟楫募民浚之自龍尾橋至獅子山長一千二百丈

洪武二十八年置安吉縣劉家西鄉等壩及開五沸石山等溝

天順四年王璿知湖州以長橋歲久圯壞鳩工重建三洞環之翰林檢討方謨有記其略云郡城之南有水

橫貫於南北曰雪谿谿之上游曰長橋舊名伏龍其
下之水一自天目之陽出餘杭經德清會銅嶼諸山
水入定安門一自天目之陰入苕谿薄城南亦入定
安門二水合流橋下漫衍爲江子匯從臨湖門直趨
太湖每春夏霖潦暴至則深廣倍常故橋屢圯屢修
比年以來遂偃仆而不可支矣景泰癸酉郡守程侯
謀及歸安令李君役工方興屬時饑廢其功遂輟天
順改元河南岳侯來守如前工直俾裕其力橋成三
洞覆以砥石上翼以闌其高二十四尺立於水者如
之

吳興掌故集卷之十一

吳興掌故集卷之十二

九靈山長徐獻忠輯

延州布衣吳夢暘閱

後學茅獻徵校

風土

今天下風俗惟江之南靡而尙華侈人情乖薄視本
實者競嗤鄙之吳興在七郡中獨號稱朴厚夫朴必
少文采文采或闕其下者纖嗇而寡情上者好相軋
而爭此亦湖俗之敝也然其民務本業守素行有古
昔之遺風焉君子之莅茲土者循其俗而拊之去古
之治亦當不遠矣略述其槩作風土記

吳興士宦可法者數事致仕而林居不役輿阜以傷民財自其鄉入城有司雖閒有遣撥去則歸之

不張蓋者

親賓留饌止以常數不過爲檢設

衣服多以紬絹不事綺飾

會集止以契闊慶弔不爲嬉遊飲譁陸博棋弈鮮所藏設

喪葬送者雲集其費一出於親知所辦隨其力之大小以邀送客至於妝戲結綵之費稍近馳騁賢者更斟酌近禮風俗益厚矣

有親喪者贈奠之禮舉不敢受云不敢以吾親累及人此俗頗佳然既卻之人而又厚其答禮則又過矣至於親知之家雖知主人辭卻而必備物以行之似亦過情率素之俗當無周委如是

婚時遇暮夜知眷之家各助鐙燭此尤厚俗雖有酬勞而臨事閒豫

尋常酒席或四人合一卓奢靡之情見之亦盡消矣

尋常食供必設燥餅其餅直甚薄大抵以鹹水發麩鹹能消人胃氣小兒多食多生痞癖北京餅餌大率類此故小兒無不病痞者

食啖凡可久藏者必糠火薰炙雖茶茗亦然其地水氣

多雖久用火物不病山中人薰果不測客至卽以充
豆茶中多以薰果濟其香味

冬月類坐火箱曉起衣著及暮夜臥被必出其中北京
地寒多坐臥火炕然北人多病盲而湖人不然者北
人好飲燒酒孕婦溫鬱熱毒也

山中夜必澡浴寒暑無閒此不但薪水易辦亦資澡水
肥田也坐火箱雖有鬱熱而水氣散之故少火病

七月望日盛爲盂蘭盆會好事者浮水鐙爲水陸會吳
門更盛於此

元日家具糕勝香鐙供之正堂三日或至半月者蓋事
門戶神甚謹不敢以家鬼先之

每朔望女婦設茶果堂中茶多至三十碗者云供土地
神供畢或通飲餽于鄰嫗

常以膏汎粥事神按齊諧記云吳人張成於宅東見一
婦曰此地是君家蠶室我卽地神正月十五可作白
粥泛膏於上祭之當令蠶百倍今其供當出此

土地神家有塑像著地供之此我
朝高皇帝私行到麪店坐席皆滿惟餘供土地一卓親
移之也上云土地須在地上坐以卓讓我喫麪明早
召同席蜀中生始知

駐蹕之故自是供土地皆土上也

喪禮時制二十七箇月爲終先王三年之期人子之情

終有未自安者湖人終制之日出外素青服而家居素服若心喪者直至三年方通用吉服此於禮法兼盡三吳之善俗無過此者

湖俗不重冬至祀先之外別無燕獻蘇常亦然惟松人重之若論先王以至日閉關靜養陽氣則至節自該重松人閉關三日頗合此意但燕獻太繁靡費金穀又不若不重者爲勝也

湖俗重十月朔墓祭與清明略同霜露感情不能自己固孝子情也正合古禮勤儉二字湖人立家可以無媿其地不通商賈多務本力穡終歲無復閒暇之時方得免於飢寒之困凡衣

服食飲率多野朴以茶飲一事言之湖人上戶視松人中戶猶薄自中戶以下至有不費茶錢者茶本土產而朴習如此隨時蔬菜廚料備足卹居野老閒一得肉而未嘗乏蔬松人藏蔬乃時時缺乏其勤生可知矣且田中所入與桑蠶各具半年之資故雖荒札止半年耳蠶熟又採卹也若松人禾稻一不熟卽束手待斃而用復不節雖有紡織之工亦不能救況城市鮮耕織似湖城事田桑者之多耶薪炭湖所產價亦省於他郡湖人用炭止以供蠶事冬寒家具火箱竈下餘燼皆足供用鮮用炭禦寒者酒以烏氏程氏得名然其味甚薄豈所貴以薄爲道耶

浙東亦有此醞名爲茆柴酒以茆易燎而白酒易醒
故貧賤者用之而不貴不似湖中日用也

吳都賦云戶藏煙浦家具畫船惟吳興爲然自今鄉居
宦士誠有然者城市絕少然春遊實非西湖所及西
湖竟成遊市且不能遠汎士大夫或與諸女郎雜沓
而至頗亦厭觀吳興山水環帶南北憩越無不自適
所至清遠不相步襲芳煙滿懷汀草自綠可謂真境
然所謂家具畫船者鮮於登覽見之俗尙送葬大小
畢集吳都所云始不虛耳

湖中遊山與他方異他方崇山峻嶺勞費僕馬湖城去
峴山僅一里金蓋道場僅十里弁陽陸步五里其諸

碧巖黃龍與珍瓏諸洞壑皆去水非遙蕩槩擊空容
與自適止取照袋氈囊酒榼食壘足矣照袋以攜文
房氈囊備更衣照袋以烏皮爲之四方有蓋併襌五
代士人多用之勝沈存中遊山具多矣

姜堯章云吳興號水晶宮荷花盛麗陳簡齋云今年何
以報君恩一路荷花相送到青墩亦可見矣東坡守
湖時與王子昆仲及子邁泛舟繞城觀荷花登峴山
亭晚入飛英塔其詩云環城三十里處處皆佳絕蒲
蓮浩如海時見舟一葉然湖人務本力穡雖士人視
此境界只尋常耳皆不知其樂也往在吳門見白蓮
遊甚盛雖女郎相攜必竟日夕予感之爲作吳中白

蓮花賦二郡民俗只此一事已大率可見

湖人語音多縮爲商音雜出徵聲山氣盤薄使然故其俗嗇而不好首事大抵北人多宮音南音多商蘇人輕清之極又雜出羽凡地氣囿人而聲以通之皆不能逾其常有逾而特出者不爲方輿風氣所囿必貴人也

湖人稱魚曰隅晉郝隆爲桓溫南蠻參軍三月三日賦詩不能者罰酒三升隆便云媿隅躍清波溫問媿隅是何語答言蠻人名魚也溫曰何爲作蠻語曰千里投君始得蠻府參軍何得不蠻語予按南人語類如此者甚多未必蠻人爲然隆止以蠻參譴耳

湖人好飲白酒暑中閒煮熟或入竹葉或荷葉芳烈而清名爲碧香清東坡有送碧香酒詩云碧香近出帝子家鵝兒破殼酥流盞豈坡用此法爲白酒破荒耶古人名酒爲白墮只白酒也

予喜湖俗儉朴故備述其事然皆丈夫事也至於閨閭則甚豫不似松人婦勤苦松人中戶以下日織一小布以供食雖大家不自親而督率女伴未嘗不勤冬中亦無坐火者湖中雖有苕縣之工計其年勞不抵松人一月大率與吳門相似吳中女郎類嬉遊而湖不然耳

近來鄞莊流俗以佛經插入勸世文俗語什伍羣聚相

爲倡和名曰宣卷蓋白蓮之遺習也湖人大習之邨
嫗更相爲主多爲黠僧所誘化雖丈夫亦不知墮其
術中大爲善俗之累賢有司禁絕之可也

湖俗初婚之夕有相者於洞房外或花筵唱曲此大不
佳士人家或無此而率化其習亦士人事

湖中聘親之初卽大加財禮吾松初聘甚省約至臨婚
大禮方有匳銀士宦之家無至百兩者其諸禮文皆
不似松中之簡便遣嫁率稱其家未嘗因禮文重輕
而上下想於兩浙中松其最善也

湖人少服羅綺最爲雅俗而縣紬之品與松之細布寧
紹之精葛皆堪士服視羅綺更覺可厭薄矣但不知

去後守此恆俗否

吳興往時善斫鱠縷切如絲簇成人物花草雜以薑桂
故東坡云運肘如飛看斫鱠隨刀雪落驚飛縷山谷
云爛蒸同州羔灌以杏酪食之以匕不以筯南都撥
心麪作槐芽溫淘摻以襄邑抹豬炊其城香稻薦以
蒸子鵝吳興庖人斫松江鱸鱠繼以廬山康王谷水
烹曾阮鬪品少焉解衣仰臥使人誦東坡赤壁前後
賦亦足以一笑也觀此則吳興斫鱠名遠矣而今皆
不一見

湖中收租斛視常有加至三升者其俗大率收租極大
納稅名官斛糶冬米極小習俗已成不以爲異見夷

堅志載湖州沈二八用大斗量租爲陰司所錄其理或有之然則亦可警矣其閒豈無公平識達之士變易其風者乎吾松素無此故異而書之末簡

吳興掌故集卷之十二

吳興掌故集卷之十三

九靈山長徐獻忠輯

延州布衣吳夢陽閱

後學茅獻徵校

物產類

吳興介在蘇杭之閒水陸饒沃之產實過兩郡然蘇杭之業率多浮末吳興獨務本力故蠶絲物業饒於薄海他郡邑咸藉以畢用而技巧之精獨出蘇杭之下雖其勤力有餘而纖嗇遺陋者尙多故其民雖無素封之奉而飢疲困苦亦稍減少是皆逾於技巧之末多矣作物產記

蠶桑

蠶桑之利莫盛於湖大約良地一畝可得葉八十箇每
十斤爲一箇計其一歲墾鋤壅培之費大約不過二兩而
其利倍之自看蠶之利復稍加贏而其勞固已甚矣
湖人看火大都聽命於天時而古法則以人力勝之古
人立蠶室甚密止開南北窗以紙窗棗簾重蔽之南
風則閉南窗北風則閉北窗內設火炕五處蠶姑以
單衣爲寒暖之節單衣覺寒則添火單衣覺熱則減
火一室之內自地至屋無不暖之處故天時不能損
其利也今湖中所謂蠶室甚草草一不能禦風二不
能留暖氣傷熱者則殭死傷冷者則破囊古人下腐

刑於蠶室恐風中其瘡則其閉密可知

飼蠶備葉荒有二法葉少時以白米粉糝於葉上餌之
其絲更光白而韌又秋葉未落時采完好者曬乾爲
細末常置暖處蠶時遇雨葉溼則以乾末糝葉上均
其水氣兼乾葉易飽難飢

授時脉每年蠶室方上不可動土興作

蠶神出蜀郡圖經曰九宮仙嬪蜀之先本有蠶蟲魚鳧
之說

居康山以來見鄰家養蠶自出火後卽布於地上以土
坯闌限如筐不須番替每日止散葉其法甚便及上
山時亦不用火詢之菱湖人云不用火者絲縷終不

如著火之光且火暖亦易成繭

野史記烏鎮大族伍氏因蠶多葉少將十餘筐瘞之田中還途見一大鯉躍入舟中載歸經阜林巡司異其行急詰之見舟中有人腿一隻縛解按察司拷掠不勝訴出瘞蠶之故命驗之則所瘞之蠶變爲死屍恰少一腿乃併其主抵罪物之冤報雖若誕妄然固可戒也

禾稻

湖耕深而種稀其土力本饒沃種不稀者至秋多病蟲嘗見歸雲菴老僧言吾田先用人耕繼用牛耕大率深至八寸故倍收

湖之老農言下糞不可太早太早而後力不接交秋多縮而不秀初種時必以河泥作底其力雖慢而長伏暑時稍下灰或菜餅其力亦慢而不迅疾立秋後交處暑始下大肥壅則其力倍而穗長矣

吾居山中往往旱荒乞得早稻種吳石岐大參家糯紫黑色而粳者白往時宋眞宗因兩浙旱荒命於福建取占城稻三萬斛散之仍以種法下轉運司示民卽今之早稻也初止散於兩浙今北方高仰處類有之者因宋時有江翔者建安人爲汝州魯山令邑多苦旱乃自建安取早稻種耐旱而繁實且可久蓄高原種之歲歲足食種法大率如種麥治地畢豫浸一宿

然後打攪下子用稻草灰和水澆之每鋤草一次澆糞水一次至于三卽秀矣

山藥

山藥本名薯蕷以山土所宜故名山藥種忌大糞濟寧州以牛馬乾糞種之然黑土不如黃沙土平地種者無益子以供早旦下食兼作東坡玉滲羹及作酒方在本草

蔬菜

白頭菜極肥大而短卽杭之黃矮菜子在四明一種名雪裏洪言其抽臺早也脆而佳吳中箭幹菜極宜醃藏

湖中諸佳蔬易辦而美惟茄不如松江之肥大其餘皆可以養老省擊鮮也敬直老人曰老人有性喜茹素不忍害物者菽水之奉在佳蔬藥菜料理如法殊益於人杞菊芎朮等苗嫩時采食之或煮或齏或炒或罨悉用土蘇鹽豉加鹽下醃甚良蔓菁作齏甚妙不斷五辛者春秋嫩韭四時采齏甚益菜豆紫蘇胡麻俱能下氣

湖人不甚食薺薺和肝氣明目夜則血歸於肝肝氣和則血脈流通津液暢潤東坡與徐十三薺羹書以爲天然之珍雖不甘於五味而有味外之美天生此物以爲幽人山居之祿

湖中多蓴錙孟希云永興湘湖蓴菜三月盡采賣至秋則無人采矣孟希此語止一方之見耳春蓴如亂髮成本此則猶常菜不足異秋蓴長丈許中止一二尺生冰甚滑一二尺外皆棄物且春蓴嫩不可作羹秋風之思在此一二尺閒耳以菜體計之宜永興之不知采也

湖俗務本諸利俱集春時看蠶一月之勞而得厚利其他菜麥麻苧木縣菱藕蘿摩薑芋各隨土宜以濟缺乏逐末者與之推移轉徙山中竹木茶筍亦饒故荒歉之年不過減其分數不至大困吾松小民仰足惟佳穀一熟而已至於平地可以桑麻汙卑可以菱藕

悉棄不經理何其愚甚也

蔓菁根能濟飢若蘿菔止主消食蔓菁薑苗可作菜子可作油諸葛種之蜀中有自也

茶

唐制湖州貢茶甚多歲造顧渚茶一萬八千四百斤大厯後又有進奉上品茶建中二年袁高刺郡進三千六百串并詩一章

我朝太祖皇帝喜顧渚茶今定制歲貢止三十二斤清明前二日縣官親詣采造進南京奉先殿焚香而已未嘗別有上供此自來進茶輕省之日也

兩浙茶產雖佳宋祚以來未經進御李溥爲江淮發運使章憲垂簾時溥因奏事盛稱浙茶之美云自來進御惟建州茶餅浙茶未嘗修貢本司以羨餘錢買到數千斤乞進入內乃自國門挽船而入稱進奉茶綱有司不敢問貢餘悉入私室溥晚年竟以賄敗竄謫海州而進茶遂爲例矣

陸羽茶經湖州生長城縣顧渚與陝州光州同生白茅縣腳嶺與襄州荆南義陽同生鳳亭山伏翼澗飛雲曲水二寺啄木嶺與壽州常州同生安吉武康二縣山谷與金州梁州同今時茶品已定與唐時不同大抵南產優而絕無用團者紫筍旗牙雀牙之品大著

矣羽所謂常州卽陽羨也與顧渚故同而湖茶亦必先顧渚其他亦未必如羽所云

杜鴻漸與楊祭酒書云顧渚山出紫筍茶兩片此物但恨帝未得嘗實所歎息一片上太夫人一片充昆弟同啜然則唐人所進類非佳品觀此書可知矣其後開成三年以貢不如法停刺史裴充官

茶經言茶之原之法之具天下益知飲茶矣鬻茶者至陶羽形置竈突閒爲茶神有常伯熊者因羽論茶復廣之其後尙茶成風回紇入朝始驅馬市茶茶權始嚴皆貞元閒事也

羅峴在長城之西鄉由合谿至其地四十里地多羅姓

其茶麤枝大葉立夏始開園采摘其味太厚必藉煎法始成佳品

世說王濛好茶人至輒命飲士大夫皆患之每欲往候必云今日有水厄唐人茶序云釋滯消壅一日之利暫佳瘠氣侵精終身之患斯大獲益則功歸茶力貽患則不謂茶災豈非福近易知禍遠難見者乎

筍

吳興城西棲賢嶺十四五里之間專種毛竹筍最佳有重至十五斤者其種法稀留竹本每年鋤二次林中並無草根吳人所啖皆是未出土者見地有氣眼只知下有大筍用刀掘出其白如玉出土者方爲蘇松

口料也

深山梅谿以上皆荒山筍然地遠不能及時遠致作筍齏賣之極輒滑可供盤飧名酸筍嘗見山僧作筍粥幽尚可愛○山僧煮筍用大塊云薄則味脫大塊久煮令輒其味自全吳僧贊寧筍譜天目山筍五月生盡六月其筍色黃今人以天目筍脯見饋其色綠少有黃者又聞不但早取且有煮法旋湯使急轉下筍再不犯器卽綠矣贊寧寄問天目舊友山中所出伊僧報詩云山中人事違天眼中修定我本無根株只將筍爲命筍亦有毒須用姜或茱萸醬制之一說滑利大腸而益

於肺謂之刮腸笏一云竹實少陽之氣而剋脾土
湖人移竹俱在五月筍後癸辛雜志云種竹法當於筍
後竹已成竿卽移先一歲者當年八月便可行根來
春便抽筍總有烈日不過早晚以水澆之無不活者
但須記取南根多留宿根而斃其梢耳

梅

石湖梅譜云古梅會稽最多四明吳興亦間有之其枝
虬曲萬狀蒼蘚鱗皴封滿花身又有苔鬚垂於枝閒
或長數寸風至綠絲飄飄可玩初謂古木久歷風日
致然詳攷所產雖小株亦有苔痕蓋別是一種予從
會稽移植十本一年後花雖盛苔皆剝落殆盡惟湖

之武康所得者卽不變此風土使然會稽隔一江湖
蘇接壤土宜亦異同也

安吉之梅谿以梅得名而烏梅特爲名產他方所製取
自殘落安吉特摘完好者爲之其得名非徒然也

筆

湖俗出筆工徧海內製筆皆湖人也其地名善璉邨邨
有含山山顛浮屠其卓如筆孤立無從故出筆工然
得法者亦少嘗見米元章一帖云馬元京師人京師
筆工不善殺毫不能簞無墨池故轉掣枯竭元遊四
方備能之其至姑蘇也僕頗用焉觀此帖則其法可
知矣元時趙子昂所用馮應科爲一時絕藝然作史

者以子昂書錢舜舉畫與應科筆爲湖州三絕則過矣崔豹古今注云筆以鹿毛爲柱羊毛爲被然海南有以雞毛爲筆山谷嘗用之唐人有以胎髮爲柱者齊己寄仁公詩云內爲胎髮爲秋毫綠玉新裁管束牢老病手疼無奈爾卻資年少寫風騷

硯

思陵翰墨志云宋虞酥論文房之用有吳興青石員研質滑而停墨殊勝南方瓦石今茗雪閒不聞有此石豈昔以珍今或不然或無好事者發之抑端璞微阮旣用則此石遂爲世所略

桃花石

安吉在唐武德中改名桃州皎然送安吉康丞詩云君吏桃州尙奇跡桃州采得桃花石則名州之義本以桃花石爲當時所重又皎然有桃花石枕歌云卞山幽石產奇璞荆人至死采不著然則桃花石又出卞山

松黃

松之精有三用茯苓松脂與松黃也松黃酒服之輕身療病與脂苓之功相上下今吳興多取用松黃而不能采脂苓又養老新書云松蕊去赤皮取嫩白者蜜漬之略燒令蜜透勿太熟極香脆劉司空南坦翁自呂山寄王履吉松英藥餌履吉復詩云坦林晝永團

松蓋弁壑春陰長藥苗寄我遠從丹洞口報君惟有
白雲謠今予在吳每清明時采食殊得其力兼得煉
松脂法及東坡茯苓沙法惜二物無古松可取止於
市中購得之松脂煉白如玉苓用蜜團置鑊中煮三
炷香卽成沙矣

菖蒲

山澗幽僻處多石菖蒲蒲性幽不可近塵土及煙氣養
老新書云夜檠閒置一兩盆可以收煙不薰眼此非
知蒲性者一經油煙則色暗無光久則沍爛塵土著
亦能憔悴天暖常以清泉濯之無清泉則承黃梅雨
水大缸置之幽處時時濯洗冬則置淨室三月下旬

方可移置庭除覆蔽日色然後茂美見友人一本經
五十年其根自相糾結更不藉土石止以清泉清養
之其服食方見本草久服輕身聰明不忘延年藥也

菌草

湖中大旱乏食見其采菌草食之予止其有毒山人云
凡色大紅及黑白色者俱不可食惟淡紅色者無毒
予讀夷堅志所云簡坊大蕈及金谿田僕至殞命者
十四人癸辛志載感慈菴僧得奇蕈事死者十餘人
凡蕈之奇且大者有毒無疑蕈受溼熱之氣謹疾者
宜詳之兩河初夏生麻菰卽蕈也極大者亦不可食
惟種出者無毒種以爛楮木數寸碎之埋土中以米

泔灌卽生不出三日矣閩中種香蕈法見王氏農書

楊梅

吳興記云故鄣縣北有石郭山上產楊梅常以供御石郭山在今安吉西北十里今之佳者生卞山東太子匯俗云北山楊梅南山李城南庚邨特產佳李也楊梅根須以草灰禦其冬寒方茂結

蕨

予見湖中被荒時教之采蕨其苗曰蕨其春初可作菜其根深者至三四尺每根二斤擣取粉水澄細者可充一夫一日之食自九月至二月可采至三月穿芽則根虛不可食可救半年荒也元人黃君瑞歌云信

哉鄉民蕨作糧三月懷飢聚頭哭蕨其開葉不可餐蕨根有粉聊鉏鑿觀此則三月以後不可食矣蕨性極寒損胃氣須雜米粉食之否則病黃

魚

湖魚佳者莫過於魴土名鰻每大風起湖中卽捕得之郭西大龍谿中得者更佳春三月一種小魴名鰻沽大者三寸亦時也鰻乃寄生非胎卵物也烏鱧鬣上春深有細蟲卽鰻也稍能游泳卽脫去松江秋深鰻始盛謂之落鰻湖中止食春鰻鰻至秋涼始去湖入海銀魚亦蜺蚌口上寄生安吉州梅谿之下其品上美

烏鱧極多產湖人少食者葆光集載雪人漁者將簞籃捕魚往收之際見一鱧長數尺枕簞上將鐵叉射之不中看簞內有小鱧漁者知其子也隱候之良久復至求出其子漁者悟而祝云若有變云當放爾子其魚乃吐黃氣一條上有一僧長數寸其氣高二丈餘頃乃沒漁者駭而放之因棄業於金山寺爲僧湖人好傳其事故鮮食者夫蠢動含靈皆有佛性漁人一念佛心已生其所感亦機悟也

秋深時湖上人作裹鮓小魚加香料米粉荷葉包裹熟過可食名荷葉鮓唐人李頎漁父綠水飯香稻青荷苞紫鱗正謂此也

相傳太湖產紫鬚鱉自爛谿以東至分湖皆可得之昔人謂鱉腹有眞稻芒霜降後入海輸與海神此大誕妄鱉子未成時曰黃黃中有細骨黃依以生非稻芒也入海則黃化爲子而芒亦漸長至春深散子則芒亦輸出鱉腐矣好事者傳會大率如此不但鱉芒也

吳興掌故集卷之十三

衣繡出朝服與侯事會大率取此不日過古山
出入與侯黃外就于南宮衣繡具至昏彩燈千頃苦
安樂于末如越日黃漢中時睡骨黃亦以主求歸苦
人罪與題旨與歸苦不測對人與歸與歸歸此大歸
與太歸與歸歸自歸歸以東至公歸省西歸之昔

吳興掌故集卷之十四

九靈山長徐獻忠輯

延州布衣吳夢陽閱

後學茅獻徵校

雜攷一

吳孫休時烏程人有得困病及瘥能以響言者言于此
而聞于彼自其所聽之不覺其聲之大也自遠聽之
如與對言不覺其聲之自遠來也聲之所往隨其所
向遠者至十數里其鄰有責息于外歷年不還乃假
之使責讓懼以禍福負物者以爲鬼神卽畀還之其
人亦自不知所以然也

晉史

齊武帝永明元年有沙門自北攜赤火而南云以療疾
貴賤爭取之灸至七炷而疾愈吳興王國賓密以還
鄉邑人楊道慶虛疾二十年依法灸卽瘥先是魏地
謠言赤火南流喪南國至是禁之不止

梁大同三年吳興生野稻飢者利焉

宋天聖元年六月蘇秀等州湖田生聖米飢民取以爲
食

至正壬辰春三月二十三日湖州黑氣亘天雷電以雨
有物若果核與雨雜下五色閒錯光瑩堅固破而食
之若松子仁人皆云娑婆樹子閏月十二日復雨杭
州亦然是歲九月十日紅巾犯省廿六日犯湖州儀

鳳橋四向焚戮特甚追思雨核時橋四向爲多此先
事之異也

夷堅志載吳興太守袁玄瑛將之官占者告曰至官當
有赤蛇爲妖不可殺至郡果有赤蛇繞銅符面上玄
瑛搃殺之後果爲賊所害

石香昔有老姥在卞山拾一大石光彩可玩偶墜火中

異香聞於遠近收而寶之

見洪芻
香譜

珠羅漢湖州邵宗益獲大蚌剖而視之有珠狀如阿羅
漢偏袒左肩矯首左顧如行腳僧衣紋畢具奉之慈
感寺中寺僧作光明道場時憲使楊應誠刺史莫強
中通判商霖劉濤咸同瞻玩珠忽躍入谿水浮翔波

面光彩照耀後谿涸沙明索而獲之建閣藏焉劉濤

有記刻石寺中

出韻語
陽秋

鶴髦毛隋大業二年煬帝詔作輿服儀衛課州縣送羽
毛民求捕之殆無遺類烏程有高樹踰百尺上有鶴
巢民欲取之不可得乃伐其根鶴恐殺其子自拔髦

毛投于地

見隋書

義馬兖州畢再遇宋開禧中用兵有功致仕居雪城北
有馬號黑大蟲驍異獨再遇能御之再遇死家人以
鐵絙羈之適岳祠迎神聞金鼓聲卽嘶奮而去家使
健卒數人收之諭曰將軍已死汝莫生事馬聳耳以
聽泣然出涕長鳴數聲而死有義馬傳

赤麟元泰定三年九月初八日長興平遼鄉王俊二家

牛生一犢口目俱赤徧身鱗甲龍頭牛尾生下卽鳴

滿邨牛皆鳴三日死

見元史
五行志

張確遊雪上白蘋洲見二碧衣女攜手吟曰碧水色堪

染白蓮香正濃分飛俱有恨此別幾時逢藕隱玲瓏

玉花藏縹緲容何當假雙翼蘆影暫相從確逐之化

爲翡翠分飛而去

見夷
堅志

水戲按統紀云清明日撓彩舟於谿上爲競渡之戲謂

宜田蠶按藝苑雌黃云南方競渡其舟輕利謂之飛

鳧又曰水車又曰水馬相傳始于越王習水戰荆楚

歲時記則曰五月五日爲屈原投汨羅人傷其死並

以舟楫拯之吳興止是寒食爲此者崔元亮爲杜牧之張水戲卽此

兜娘張子野云往歲吳興守滕子京見小妓兜娘子京賞其佳色後十年再見于京口絕非向時容態感之作詩曰十載芳洲采白蘋移舟傍景賞青春當時自倚青春力不信東風解誤人

吳興八絕統記云吳範善麻數知風氣劉渾善星文趙達能算嚴武善圍棋宋壽能占夢皇象能書曹弗興善畫菰城夏姬善相徐陵作烏程孝義寺碑曰八絕之伎依然卽此

吳興三絕張文規詩以吳興苧布及白蘋洲及明月峽

中茶爲三絕一時感遇之興也舊誌以子昂書法錢舜舉畫妙爲絕誠當顧以馮應科筆雜入爲三其汗士大夫甚矣

笠澤太湖之別名以湖中洞庭高起如笠之中高也五湖卽是太湖以吳江吳縣無錫宜興長興烏程皆可入而名也古時宜興併屬烏程晉以周圯三定江南有功因于其鄉立義興郡以旌之則范蠡扁舟五湖時未有義興也或曰五湖不但太湖如吳興古有欣湖吳江有鸞脰湖蘇松有陳湖澱湖併太湖爲五亦宜

項王碑陰述顏魯公題云西楚霸王當秦之末與叔梁

避仇吳中蓋今之湖州也雖滅秦而宰制天下其魂魄猶思樂茲邦至今廟食不絕其神靈事跡具竟陵子陸羽所載圖經大厯七年眞卿蒙刺是州十二載姦臣伏法恩命進眞卿上都剋期首路竟陵是諗子以故碑顛趾嘗因仍草莽已而復之眞卿乃命再加重崇樹以紀之時則仲夏方生明之日項王廟事諸史載之甚詳云鬼物之于人但悔其命之當死者及衰者耳羽神居郡廳前後太守不敢上孔靖爲守獨居之無害蕭慧明旬日而卒蕭琛著屐登廳至聞叱咤聲而遷其廟不顧且禁殺牛以脯代肉竟不能害以是觀之慧明之死期將至二人者福未

艾耳今雪城之北門名霸王門祠號霸王廟廟有雍正四年宣奉郎守太子中允通判張懌文撰碑霸王名門者項王出軍北去鑿凶門而出方是吳興屬會稽郡史言會稽而不及吳興者以是

按史項氏避仇吳中因而起兵其神靈棲泊亦因父老相憐之念然當時未嘗立廟故爲厲以殺郡官理或有之其後狄梁公檄告而撤其廟亦過舉矣

顏魯公碑陰米元章題曰魯公爲廬杞所忌李希烈反杞首議遣公諫者甚眾德宗問杞對曰眞卿朝廷重臣忠義聞天下誰不懼服臣常父事之今遣使不爲賊憚則辱國陛下當自斷之遂遣宗族餞于長樂坡

公既飲而躍上梁跳躑謂眾曰吾昔江南遇道士陶八八得刀圭碧霞餌之自此不衰嘗云七十後有大尾當會我于羅浮山此行幾是歟次汜水恍遇陶笑語曰吉吉指嵩少而去後公死于賊賊平家人啟瘞狀有金色爪髮皆長如生人歸葬偃師北山先塋後有賈人至羅浮山遇二道弈卽而觀之問日子何所來賈曰洛陽其一笑謂曰幸託書達吾家許諾卽札書付之其題曰至洛都偃師縣北小顏家及往訪之則塋也守冢蒼頭識公書大驚問狀知公也因與至其家白之家人大哭卜日開壙發棺已空矣時元祐三年九月子遊吳興適觀郡人新公之祠因得謁拜

公像其英氣仙骨凜然如在嘗閱洛中紀異載公前事吾爲刻于碑陰以貽續仙傳者襄陽漫士米黻記宋徽宗取弁山奇石置之艮山名曰艮嶽凡石之大而穿透者難于致遠湖州山匠有巧法先以膠泥填實眾竅其外復以麻筋雜泥固濟之令圓混日曬極堅實始用大木爲車致于舟中抵汴然後浸之水中旋去泥土此法奇甚吳興向氏在宋時厚族三世好古多蓄法書名畫古器物其名明者駭而誕名畫千種各有籍記長城人劉暄字困道多能而狡獪以計取其籍獻之賈秋壑遂按圖索之凡百餘種皆六朝神品遂酬以異姓將仕

掌集十四
郎後任嘉興推官以贓罷死
弁陽老人志載甚詳云至其家傑閣五閒悉貯書畫
奇玩佳研凡數百隻古玉印數十盒有雪白靈璧石
高數尺臥沙水道悉具而聲尤清越希世之寶也景
定閒其祖若水墓爲賊所劫棺上一桶盡貯平日所
愛法書名畫

宋倪尚書名思經鉏堂雜志云雪川城內外遊賞去處
凡四十二所每日一遊則日日可度每歲一遊則可
閱三十年日遊太頻勞費可厭歲一遊太疏今酌其
宜每月往一處一月之中又擇良辰美景具山肴野
蔌或邀一兩賓攜子弟同行

城內

顏魯公祠堂 莫氏蓮花莊

莫郎中園 曾氏極目園

林氏谿堂 楊氏水雲鄉

萬氏南園 鄒氏園

慈感寺 沈尚書園

晦巖園 葉氏園

趙氏北園 俞氏園

向氏園

城外

程氏園 道場山

何山

峴山

趙氏玉鑑園

趙氏慶源堂

法華山

仁王山

湖趺亭

荻岡寺

趙氏小隱園

思谿寺

西余山

趙氏梅園

弁山觀

石林

黃龍洞

賽玲瓏

小玲瓏

太湖之濱

張氏園

東林山

菁山

濮山

德清

長興

武康

湖城在唐爲二十四里元季張士誠遣潘元明築而小之周一十二里六十步其併省處在西門外直抵大谿入清塘一路尖地則當時城形似上水龜其省去卽龜之首也自元以前城中多壽考今世鮮近百歲者然城太寬則難守然三面倚大谿惟西多陸地守者尤須加意于此

唐宋以來諸節鎮所轄四城分爲四廂以錄事參軍治之卽郡主簿之職也故當郡邑之權甚輕止于勸農興水利以供賦稅而已吳興自昭宗乾寧三年李師

悅有平定黃巢之功始升爲忠國軍以李師悅加節
于此始置錄事司見楊夔錄事參軍新廳記後周顯
德四年改忠國軍爲宣德宋景祐元年改宣德軍爲
昭慶至理宗寶慶二年改昭慶軍爲州節鎮雖廢尙
立安撫司如今巡撫之任然不駐札吳興故錄事司
廢矣元至正十四年改安撫司爲總管府仍以四廂
置錄事司張士誠據有吳興始罷之以四廂分屬二
縣

吳興先有原鄉縣原鄉之廢在唐貞觀元年併安吉原
鄉入長城爲一縣至高宗麟德元年復置安吉則原
鄉併在安吉而原鄉之名遂泯所以名爲原鄉者以

縣在山中多高原故也郡志以安吉舊治在天目鄉
而不知其爲原鄉也今復建爲孝豐

孝豐縣立於弘治二年知府王恂奏略云切照安吉縣
孝豐天目魚池靈奕廣茗浮玉移風太平金石九鄉
僻居深山道路阻險不伏催科一遇年荒搶掠爲患
本鄉原有城郭一所俗名舊縣基址見存乞照舊添
設一縣等因予按吳寶鼎元年以吳郡之永安餘杭
臨水陽羨及丹陽之故鄣安吉原鄉於潛九縣置爲
吳興郡故鄣卽今之長興以南安吉以西地也原鄉
在安吉之南卽今之孝豐也所謂舊縣基址猶存者
卽原鄉縣基也今之長興東境當時併屬烏程至晉

太康元年始分爲長城縣其南境卽故鄆地至太和二年長城錢洪聚黨作亂于原鄉山中卽此地費鳳碑云鄆土不庭黔民作慝亦此地也唐武德六年輔公祏稱帝於丹陽此地應之至永樂十二年安吉梅富二作亂於此自是屢致不靖孝豐不可不設其原如此

烏程之西陵乃吳太子葬處郡城在其南故往往以陵陽名之如許渾雪谿云誰堪從此去雲樹滿陵陽如李涉在維揚見吳興劉全白員外之愛姬名宋態者作詩云陵陽夜宴使君筵解語花枝在眼前皆指此也宋朝牟巘寓居城南因名其詩曰陵陽集今人遂

不知有陵陽之名何也

宣和中艮嶽始興大役聯轡輦致不遺餘力其大峰特秀者不特封以侯爵或賜之金帶且各圖爲譜然其工獨出於吳興謂之山匠亦朱勔之流也吳興北聯洞庭多奇花石而弁山所出類亦奇秀故四遠爲山者多取之今槩名爲太湖石云

磁湖鎮道士磯卽張志和所謂西塞山前者也經鉏堂誌云頃年奉使到北方大率平野絕無山水晴明塵障空雨則渟沒膝然後知江南之爲絕境而雪川尤爲清勝蓋平波漫流有水之利無水之害羣峰環列秀氣可掬卜居於此殆復何如諺云放你生放

你命放你湖州做百姓此乃唐末五代之語是時天下皆被兵獨湖州獲免至於本朝太平又二百年靖康建炎復免兵戾今尙有唐末五代時屋宇夫爲湖之百姓猶爲至幸況爲士大夫乎
顏魯公吳興地記刻之石柱所載有陳氏五主屏風陳高祖竹帳在長城姚萇雉尾扇施世英金鍾在安吉此皆先代遺物留傳於世者然魯公何至刻而記之宋時弁山西南有隆報寺故中書侍郎林彥振功德院也後寺爲其族人所廢有達官方卜築以賤直取寺基之半主僧法瓊有戒行屢談因果之說勸止之恬不以介意他日瓊夢遊冥見主者指示賤買隆報寺

本人姓名俄獄卒擁達官至備受慘毒瓊覺急詣其家則聞以疾服藥數日果不起

經鉏堂誌東林山七十年前有善相者云官不過正郎錢不過十萬歷數前輩信然今僕官中大夫或謂遷居城市之故然沈甥家貧已過十萬豈山川與時變遷耶倪文節公自志如此至我朝東林陳氏官至大理正卿則當時相者之言亦所見未盡耳

唐陶現彭澤人靖節裔孫也開元末家崑山汎遊江湖與孟雲卿輩共載吳越之士號爲水仙有崑崙奴名摩訶善泗水至西塞山下泊舟吉祥佛舍見江水深黑謂有怪物投劍命摩訶下取之久之肢體磔裂浮

於水上現因流涕作回棹詩

詩見藝文類

安吉建縣自唐已然見三朝野史及癸辛雜志云史彌遠因潘丙潘壬扶立濟王乃改長興南鄉於安吉以潘合安字丙合吉字以古人名鎮其地此殊未深攷錯龍盤記碑刻天聖寺殿柱塑有二龍一日老僧曉起見二龍戲於池僧叱之二龍復盤於柱但東西相錯非復舊處子昂讀書其中因作錯龍盤記嘉靖閒諸生爲太守立碑乃磨去其文用之識者惜焉倪尙書居山約曰予營兼山本以藏拙已就麤安可以忘歸諸兒之意眷戀挽留又難遽絕今與汝曹約每月二十日在山十日在家獨甚暑甚寒兩月則全在

家恐山中不便也山中不可獨須子弟一人侍置厓輪流四子每人一旬周而復始其當旬者飲膳之類專一掌之其餘在家有效時新各隨其意多少不拘無亦不責其或有商議事合要來此不必當旬自宜前稟自六月爲始各於旬下書名如當旬有私幹兄弟那容攷倪公晚歲多居玉湖園在峴南兩山相夾處故名爲兼山也

吳興掌故集卷之十四

敬服容與臥公湖濱參銀王樹園王勳南溪山
 前稟自太已爲故谷外併平書谷取常附旨遂
 無衣不賣其定有商齋舉合要來出不爲常附旨
 專一掌之其後在案有茲湖孫谷關其意之少不
 轉與四千進人十箇風而更故其當自皆增觀之
 遠源山中不可出山中不可隨風于統一人對管

吳興掌故集卷之十五

九靈山長徐獻忠輯

延州布衣吳夢暘閱

後學茅獻徵校

雜攷二 人物餘

舊誌表吳興著姓曰沈錢。工鈕其所見甚不廣。沈著於武康爲沈戎之後。錢著於長興爲錢林之後。工爲工俊之後。著於烏程惟鈕姓無可聞者。僅於工墓攷見。劉宋時有御史中丞鈕滔之名。然非聞人也。及陳武宣皇后章氏云本鈕姓。此外別無聞者。若以寄姓一后重之。則唐太宗賢妃徐氏爲徐孝德之女。齊甞之

雪集卷之三
女弟堅之姑嶠之祖姑諸名士接踵於世不可取重
乎至於陳達自劉宋時爲長城令六世仕宦而霸先
崛起爲偏安帝系至其後世宦達及后妃甚多乃獨
遺之何也作史者以識見爲一長不有以乎自予論
表之諸所著率多遊寓若有吳季子之後散在三吳
爲泰伯之子孫首當表著其次則陳則徐則沈則王
則錢可也況吳羌避王莽之亂同梅福東隱於吳後
人因指其所居山曰吳羌山則其著於吳興已自久
遠雖無季子自當表見

沈麟士與沈約同鄉而門族疏遠約嘗簡麟士云獨往
之業雖聞前載高塵逸軌罕或共時未嘗不拊裏興
懷望古遐矚尊賢拔俗遙然沈冥自遠幽貞之操義
高策雖蔣詡不窺城市鄭真名動京師何遠之有
名山旣鄉內所豐清川亦坐臥可對不出戶庭而與
禽鳥齊美哉約少不自涯早愛蟲鳥逐食推遷未諧
宿願冀幽期可託克全素履與尊弋釣泉皋以慰閒
暮則生平之心於此遂矣

沈約梁武受禪多出其力然止遷尙書僕射而不用爲
台司遂與徐勉書曰開年以來病增慮切當由生靈
有限勞役過差縱此凋竭歸之暮春起居行止努力
支事旁觀歷覽尙似全人而形骸力用不相綜攝常
須過自束持方可黽勉解衣一臥支體不復相關帶

常移孔以手握臂率計月小半分欲謝事求歸勉爲
言之帝以其言皆怨望不許放歸其後竟加進

晉沈充字士居少好兵諂事王敦敦克京邑以充爲車
騎將軍領吳國內史明帝伐王敦充率眾就王含謂
其妻曰男兒不建豹尾不復歸矣敦死充將吳儒斬
首傳京師

王靈鞠初領驍騎將軍王不樂武位謂人曰我應還東
掘顧榮冢江南地方千里士子風流皆出此中顧榮
忽引諸僮渡江妨我輩塗轍

有人勸沈雲禎仕沈答曰魚懸獸檻天下一契聖人玄
悟所以每履吉先吾誠未能景行坐忘何爲不希企

日損作玄損賦以絕世

武康沈警字玄機美風談善吟詠爲梁東宮常侍名著
當時每公卿宴集必致驥邀之語曰玄機布席顛倒
賓客其推重如此後荆楚陷沒入周爲上柱國奉使
秦隴途過張女郎廟行旅多以酒肴祈福警獨酌水
祝詞曰酌彼寒泉水紅芳掇巖谷雖致之非遠而薦
之略俗丹誠在此神其感錄旣暮宿傳舍憑軒望月
作鳳將鵲含嬌曲其辭曰命嘯無人嘯含嬌何處嬌
徘徊花上月空度可憐宵又歌曰靡靡春風至微微
春露輕可惜關山月還城無月明遂感女郎降靈綢
繆唱和今錄可讀者一首然類唐人語恐亦文士之

託言也隴上雲居不復居湘川斑竹淚沾餘誰念
衡山煙霧裏空看鴈足不傳書

齊武帝永明閒吳興人茹法亮爲中書舍人時舍人四
人各住一省謂之四戶俱藉寵納賄法亮嘗於眾中
語人曰何須求外祿此一戶中辦百萬蓋略言之也
宰相王儉歎曰吾雖有大位而權寄豈及茹公耶
李季蘭詩俊美可頌而情致散蕩多少牽系讀其集可
一長嘅當時皎然詩名獨重于諸君子正有立行可
嘉其答季蘭一首云天女來相識將花欲染衣禪心
竟不起還捧舊花歸二人情事不煩深辨

葉少蘊言余家藏書三萬餘卷喪亂以來所亡幾半山

居狹隘餘地置書囊無幾兩漏鼠齧日復蠹敗今歲
出曝之閱兩旬纔畢其閒多子手鈔日取所喜觀者
數十卷命門生從旁讀之不覺至日昃舊得釀法極
簡易盛夏三日輒成色如湓醴不減玉友梅晚涼卽
相與飲三杯而散亦復盎然讀書避暑固是佳事況
有此釀忽憶歐公詩有一生勤苦書千卷萬事消磨
酒十分慨然有當於心

石林云子見大父時家居及燕見賓客多頂帽而繫勒
帛猶未甚服褙子帽下帶小冠簪以帛作橫幅約髮
號額子處室中則去帽見冠簪或用頭巾也古者士
皆有冠帽乃冠之遺製頭巾賤者不冠之服耳勒帛

亦垂紳之意雖施之外不爲簡褻子本半臂武士服何取於禮乎或曰勒帛不便於搢笏故稍易背子然須用上襟掖下與背子垂帶子大觀閒見宰執接堂吏押文書猶冠帽用背子今亦廢矣而背子又引爲長袖與半臂製亦不同褻賤者巾衣武士服習俗之久不以爲異古禮之廢大抵類此

獻忠攷冠服之制其苟簡之甚莫如今自胡元入主以來雖經革正至於平居冠服猶循舊其帽六瓣而齊以橫檐所謂海青者兩截而簇以細摺此皆胡服也至嘉靖初士人始有戴方巾服直掇如中單之製其初人甚非之至于朝士申爲嚴禁行之郡邑痛爲

除革蓋習於胡服之久顧以復古製者爲非嘗入朝中見達虜及土蕃之帽及土虜蕃之皮衣始知今世之服帽染於胡人之俗而士人不甚省悟可笑之甚郭林宗巾折一角人爭仿之則冠之兩角古制可見中單雖似今之直掇而腋下縫合各有一帶垂而互穿以約定裏衣古之所謂衣褐者如道士所服斜領交裙卽今之直掇也古人內用巾而外用冠巾如今世道人之結巾下垂兩帶其外又加冠今士人乃以小冠爲冠直以頭巾外飾如所謂東坡和靖諸製直可以燕居代冠矣昔老子去周左慈在魏並葛巾單裙則是直著短衫而以裙束其上王獻之書羊欣練

裙朱公叔絕交論謂西華之子冬月葛衣練裙蓋古人不徒衣袴必以裙襲之是上衣下裳之製也

宣和中吳興妓張珍奴色華美性澹素每夕沐浴更衣炷香告天求脫甚切呂公幻作一士訪之珍奴見其風神秀異殊敬之既而卽飄然去明日又至如是月餘終不及亂珍奴曰荷君眷顧甚久獨不留一宿豈妾鄙陋不足以奉君子乎士曰不然人貴心相知何必如是且汝每夜告天實何所求珍曰失身於此又將何爲但念入是門中強施粉黛以假爲真歌謳豔曲以悲爲樂本是一團臭膿皮袋借僞飾以惑人每歎世之愚夫不自尊貴過我門者覩我如花情牽意

惹留戀不捨非但傷財多致殞命妾雖減容交歡得罪逾重唯昕夕告天早期了脫士曰汝志如何不學道珍曰陷於此地何從得師士曰吾爲汝師可乎珍卽拜叩士曰再來乃可遂去珍日夜望不至深自悵恨因書曰逢師許多時不說些兒箇安得仍前相對坐懊惱韶光空自過直到如今悶損我筆未竟士忽來見所書續其韻曰道無巧妙與你方兒一箇子後午前定息坐夾脊雙關崑崙過恁時得氣力思量我珍大喜士乃以太陰鍊形丹法與之珍自是神氣裕然若大開悟臨別作步蟾宮坎離坤兌分子午須認取自家宗祖地雷震動山頭雨要洗濯黃芽出土

掇得金精牢固閉煉庚甲要生龍虎待他問汝甚人
傳但說道先生姓呂珍方悟是先生卽佯狂丐於市
投荒地密修其訣三年尸解而去
趙公碧瀾者宋宗室也老而益貧二妾方少艾慮無以
安其心因遣之去咸弗肯嫁數置肴酒致殷勤焉公
於其卒也覆諸水曰慎無再見昔吾忍愛以去爾爾
弗吾忘祇攪心耳旣而各與其父母俱至而泣曰妾
家每歲足可養贍願執侍終身爲尼以報主恩公遂
復留之他日公死果如所言公有寡女復資育之
姜堯章論琵琶品云石湖老人爲予言琵琶有四曲今
不傳矣曰渡索梁州轉關綠腰醉吟商胡渭州歷絃

薄媚也予每念之辛亥之夏予謁楊庭秀丈於金陵
邸中遇琵琶工解作醉吟商胡渭州因求得品絃法
譯成醉吟商小品實雙調耳

譜云ム多ム一人ム少一久川フムマ多ムマ多ム
又正是春歸細柳暗黃千縷暮鴉啼處夢逐金
鞍去一點芳心休訴琵琶解語

葉清臣欲葬母永安太君夢有秀才來謁云松蒲落處
卽是穴翌日至倪陽適有松蒲墮前遂卜地於此還
至王邨見廟像恍如夢中

淳熙元年夏六月湖州旱在城寓公相率作醮禱雨榮
陽郡王趙禹錫少保爲之主盟道士談靈悟伏章趙
盛服端立不覺如夢寐閒竦身行青碧雲氣中一金

甲神人持節引至殿闕門外止令少候神人獨入俄復出導詣廷下遙望

上帝服黃袍坐龍椅儀衛如王者趙再拜而上秉笏當前歷奏下方閔雨之意皆不答而首肯乃趨下再拜而出神人亦導前逡巡與伏章道士遇旋驚而悟一炬宵然少頃鐙燭熒黃始知身立醺席神爽氣定乃顧同列曰髣髴有所感俟至壇前焚香默謝方敢說翌日亭午膏雨如傾周市郡境

夷堅志

茶譜記胡生以鉸釘爲業居近白蘋洲旁有古墳每茶飲必奠醑之忽夢一人曰吾姓柳平生善爲詩而嗜茗感子茗惠願教子爲詩胡辭以不能曰但率子意自當有致矣後遂名胡鉸釘詩及觀唐詩紀事載何生名令能圃田隱者所居列子之里與茶譜所記迥別今兩存之

吳興掌故集卷之十五

吳興掌故集卷之十六

九靈山長徐獻忠輯

延州布衣吳夢暘閱

後學茅獻徵校

雜攷三 宦餘

王子敬守吳興時有帖云吾十一日發吳興違遠兄姊
感戀無喻慶等不可言比奉告故多患姊經劇感頓
憂馳益深適諮議十六日告風疾故爾反側餘可行
未東動靜不寧吾宜速吳興丞別兄進猶戀罔勞亦
劇惡馳情二女晚生皆佳未復華姜疏故惡故足當
視華也汝兒女並可否

學集十六
按黃伯思刊誤曰梁中書郎虞龢表云逸少爲會稽子敬爲吳興故三吳之地偏多遺迹今郡志所載別無可錄存此帖以見意云

宋張邵爲吳興太守暴疾報至家其子景胤步跣冒雪三日半至郡入廓奉諱氣絕吐血久始蘇

晉陶範小字胡奴侃第十子也爲烏程令時王修齡嘗在東山甚貧乏陶送一船米遺之卻不肯取直答語王修齡若飢自當就謝仁祖索食不須陶胡奴米

謝玄少時從叔父安在吳興日久一日與王僧彌集王舉酒勸謝謝答之矜傲王作色曰汝故是吳興谿中釣謁耳何敢講張

梁武帝時吉玢字彥濟馮翊人父爲吳興原鄉令爲姦吏所誣當死時玢年十五擊登聞鼓乞代父命初疑人教之廷尉盛陳拷具玢色不變乃貰其父丹陽尹王志舉充純孝玢曰父辱子死吾分所宜若應此舉則是因父買名固拒而止

漢謝夷吾字堯卿會稽郡山陰人也少爲郡吏學風角占候太守第五倫擢爲督郵時烏程長有臧鬻倫使收案其罪夷吾到縣無所驗但望閤伏哭而還一縣驚怪不知所爲及還白倫曰竊以占候知長當死近三十日遠不過六十日遊魂假息非刑所加故不收之至月餘果有驛馬齎長印綬言暴卒

唐湖州別駕蘇無名天后時賜太平公主鈿合寶物直黃金千鎰盡爲盜劫天后責洛陽長吏三日限長吏責兩縣二日限縣責吏卒游徼一日限不獲者咸死計無所出途遇無名請至縣曰得盜者來矣無名曰吾湖州別駕也入計在茲歷官所在撿姦擿伏有名此輩應先聞之故見請爲解厄耳長吏大悅聞於天后願無限日月且寬府縣仍以吏卒盡付臣天后許之乃戒吏卒曰十人五人爲侶於東門伺之見有胡人與黨十餘輩皆衣衰經相隨出赴北邙者可踵而報我吏卒伺之果得馳白無名曰胡至一新冢設奠哭而不哀徹奠卽循行冢旁相視而笑無名曰得之

矣因使盡執諸胡而發其冢視之皆寶物也天后問何策得之曰但識盜耳臣到都之日卽此胡出葬之時臣見卽知是盜但不知葬處今當拜埽計必有迹哭而不哀明所瘞非人也相視而笑喜墓無傷也向陛下迫促府縣賊計急必取而逃之天后曰善賜金帛遷秩二等

唐劉彥回其父口爲湖州刺史僚屬從銀阮回得一大龜曰壽當千歲其父不納復送阮所後彥回爲房州司士山水暴至一家惶恐未有所之俄有大龜侶欲引路乃從之而行歷十餘地皆得淺處遂脫水難是夕夢龜曰昔在銀阮蒙先使君救脫之恩故今奉報

崔元亮守吳興時朱灣謁之爲典客所阻乃投書而去
書曰灣聞蓬萊之山藏杳冥而可到驪龍之珠潛瀕
滉而可識貴人之顏無因而前獨奈之何灣自假道
問津而來一身孤雲兩度圓月凡再詣執事三趨戟
門門人謂灣曰子私來耶公來耶若言公僕實非公
若言私公庭無私以茲交戰彷徨信知庭之與堂不
啻千里況寄食漂母夜眠漁舟門如龍而難登食如
玉而難得如龍之門轉深如玉之粟轉貴實無機心
翻成機事漢陰丈人聞之豈不大笑屬谿上風便囊
中金貧望甘棠而歎自引分而退也

安定先生在湖學時福唐劉彝往從之學者數百人彝

爲高弟凡綱紀於學彝之力居多熙寧三年召對上
問從學何人對曰從學安定先生胡瑗上曰其人文
章與王安石孰優彝曰胡瑗以道德仁義教東南諸
生臣聞聖人之道有體有用有文君臣父子仁義禮
樂歷世不可變者其體也詩書史傳垂法後世者文
也舉而措之天下能潤澤其民歸於皇極其用也國
家累朝取士不以體用爲本而尙其聲律浮華之詞
是以風俗偷薄臣師瑗當寶元明道之間尤病其失
遂明體用之學以授諸生夙夜勤瘁二十餘年專功
學校始自蘇湖終於太學出於門者無慮二千餘人
故今學者明夫體用以爲政教之本皆臣師之功也

上曰其門人今在朝爲誰對曰若錢藻之淵篤孫覺之純明范純仁之直溫錢公輔之簡亮皆陛下之所知也其在外明體適用教於民殆數十輩其餘政事文學麤出於人者不可勝數此天下四方之所共知而歎美之不足者也上說

唐開元十六年帝自擇廷臣爲諸州刺史許景先治虢州源光裕鄭州寇泚宋州鄭溫琦邠州袁仁恭杭州崔志廉襄州李昇期邢州鄭放定州蔣挺湖州裴觀滄州崔誠遂州凡十一人行詔宰相諸卿御史以上祖道洛濱盛具奏太常樂錦舫水嬉命高力士賜詩令題座右帝親書且給筆札令自賦齎絹三千遣之

宋王介字中父衢州人以制舉登第平生所嗜惟書談語多用故事知湖州日判司理請覆檢官狀云督郵所由得此狀徧尋督郵無知者乃復入白之介曰督郵卽錄參也據爾如此全不讀書聞者皆笑

宋余端禮未十歲衢婺大水與里人共處一閣閣將沈空中云宰相在內可護之有頃一物龜鼉負閣達岸衆賴以全後宰烏程決事風生鼠輩膽落至光宗時拜相

汪彥章守湖時爲建炎初中□□宦踉蹌至新市暫僦寺居寺僧忽相過存問時餽肴酒語次問僧姓湯與其妻同姓遂爲親戚一日告宦曰金人且至盍同

避耶某山間有菴血肉在焉其處可平宦欣從之虜
既去僧曰駐驛不遠公當速往注授因贈鏹二百緡
使行乃留妻孥於菴中而去翼日舟中睡覺乃泊舟
太湖邊四無人居舟人語啐啐乃取巨石磨斧叩其
所以則曰官當自爲之所宦惶惑未忍引決乃悲慟
作書自沈焉後舟人有赴郡自首者曰僧納仕宦之
妻舟人每持之需索百出僧不能堪一夕往將殺之
舟人適出其妻月明中戶內窺見僧持斧以是自首
汪謂僧固當死舟人受賂殺命官其刑同其妻請以
亡命告身易度牒爲尼二事奏皆可汪命獄吏故緩
其死使備受慘酷數月然後刑之

蹇材望蜀人爲湖州倅北兵之將至也毅然自誓必死
乃作大錫牌鐫其上曰大宋忠臣蹇材望且以大銀
二笏鑿竅書其上曰有人獲吾屍者望爲埋葬仍見
祀題曰大宋忠臣蹇材望日繫銀牌腰間伺北軍臨
城則自投水中且徧示鄉人及常所往來者人甚憐
之丙子正月旦日北軍入城莫知蹇所之謂必溺死
矣既而北裝乘騎而歸則先一日已出城迎拜矣遂
得本州同知

元鄧文原僉浙西廉訪司事吳興民夜歸巡邏者執之
繫亭下其人遁去有追及者刺其脅仆地明旦家人
得之以歸比死其兄問殺汝者何人曰白帽青衣長

身者也兄愬於官官問直初更者曰張福兒執之使
伏械繫三年文原錄之曰福兒身不滿六尺未見其
長也刀傷右脇福兒素用右手傷宜在左何乃右也
鞫之果得眞殺人者

唐杜牧之佐宣城時遊湖州刺史崔元亮大張水戲使
人縱觀牧閒行其中閱奇麗得垂髻僅數歲者以財
聘之約期十年過期則別嫁不須待後牧刺湖訪其
人已嫁生子矣作歎花云自恨尋芳到已遲往年曾
見未開時如今風擺花狼籍綠葉成陰子滿枝

吳興掌故集卷之十六

吳興掌故集卷之十七

九靈山長徐獻忠輯

延州布衣吳夢陽閱

後學茅獻徵校

雜攷四 記異

郡志災異附見郡紀內紀不盡者檢錄於后

唐天復三年三月浙西大雪平地三尺餘其氣如煙其
味苦十二月天大雪江海冰

天祐元年九月壬戌朔大風寒如仲冬浙東西大雪吳
粵地氣常燠而積雪常寒

齊武帝永明四年二月丙寅大風吳興偏甚樹葉皆赤

晉元帝大興二年吳郡吳興東陽無麥禾大饑
吳孫亮五鳳閒吳興陽羨山有空石長十餘丈名曰石
室所表爲大瑞而遣兼□司徒董朝兼太常周處封
禪國山明年改元大赦以協石文

晉太康九年正月會稽丹陽吳興地震時吳興地西屬
丹陽東屬會稽

晉大和六年六月吳興大水稻稼蕩沒黎庶大饑

明帝太寧元年吳興大水

宋文帝元嘉七年十二月吳興大水
十二年六月吳興大水

齊武帝永明九年吳興義興大水

梁武帝大同三年秋吳興生野稻飢者利焉

唐永貞元年秋浙西旱

○寶曆元年浙西旱

○長慶四年太湖決溢蘇湖大水

○大和六年二月蘇湖大水 三年同

宋紹聖元年秋蘇湖秀等州海風害民田

○咸平元年春二年春治平八年夏紹聖四年夏浙東
西頻旱

○乾興元年蘇湖秀水壞民田

○天聖四年九月兩浙雨水壞民廬舍

○大觀元年八月蘇湖常秀水災

○宣和二十八年蘇湖常潤大水災

三十年五月湖州安吉於潛山水暴出壞民田廬桑人溺死甚眾

三十二年浙西山湧暴水壞民田廬

○隆興元年浙東西大水蘇湖及崇德爲甚二年七月蘇湖常秀大水浸城壞廬田圩軍壘舟行塵市累日人溺死甚眾越月積陰苦雨水患特甚

○乾道元年六月常湖水壞圩田大饑流殍不可勝計州縣爲糜食之

二年八月湖秀大水壞民田廬積潦至於九月禾稼皆腐

六年五月湖秀大水城市有深丈餘者大饑

○紹興二年春兩浙福建饑米斗千錢時軍餉煩急民益艱食詔漕廣粟以振又漕江東西上供粟給軍餉以寬浙民

○紹興三年八月甲申地震平江府湖州尤甚是歲逆豫陷鄧隨等州金虜犯蜀此臣犯君夷犯華之應也

○紹興四年六月淫雨害稼蘇湖二州爲甚

○紹興五年夏十八年二十九年秋三十年秋隆興元年乾道六年夏七年秋淳熙二年秋兩浙頻旱

○淳熙三年五月淮浙積雨損禾稼麥八月浙東西連

雨

○淳熙六年夏秋湖州大水壞民圩田

○淳熙九年浙西湖州及浙東諸郡大饑種穀亦絕令
常平使者振恤之

○淳熙十四年夏湖秀大旱

○紹熙四年四月至五月浙東西霖雨壞圩田害蠶麥
蔬桂

五年浙東西自去冬不雨至於夏秋大旱既又霖雨
害稼

○慶元四年秋浙東西薦饑多道殣

○嘉泰元年浙西郡國大旱薦饑令常平使振之

○嘉泰八年浙東西饑

○嘉定八年八月辛丑湖州火燔寺觀及民廬三百家

○嘉定九年四月至八月大雨浙東西災

十一年浙西大霖雨

十五年浙東西霖雨爲災十六年五月浙西尤甚

○開禧元年夏浙東西不雨百餘日大旱

八年春夏兩浙大旱十四年又旱

開禧六年湖州屬縣皆大水

吳興掌故集卷之十七

開闢六平縣...
八平...
十五平...
十一平...
六平...
五平...
四平...
三平...
二平...
一平...

吳興掌故集跋

不佞獻徵家世爲吳興受廬之民其於邑乘所載山水之清遠人物之鉅麗兵刑財賦之煩簡登耗試一舉問茫無所置對一日從友人案頭得掌故一集心竊異之及竟讀始知爲雲閒徐長穀先生所譔次慨然心慕其爲人眞博雅長者集中耳目所覩記者什五得未有者什一而所論著發前人未逮者什三蓋吳故水國也而先生言水利獨詳往歲淫雨決防水及樹杪諸大家乘樓櫓僅得免漂沒廬舍不可勝計先生云自吳江垂虹堙塞之後水患殆日加甚迄如左券使蚤從先生言諸泄水要害處勒民不得填塞爲蘆梗圍築爲藕蕩浸尋

爲陵岸而時加省視疏其血脈前日之害應不至此獨
惜數十年之後轉憶先生之言如突已然矣而始議徙
薪無及也且也吳興賦役實煩民日益疲肉且盡不足
啖矣正統閒周文襄公以蘇湖減稅請姑蘇至免八十
餘萬石他郡亦有差先生特紀其事揣先生微旨直欲
爲吾民請命特未有路耳嘻先生以一抔之土加意吾
民乃爾而吾郡薦紳士大夫寧獨不爲桑梓發一言異
日援文襄故事得稍從末減則寬一分受一分之賜且
請之郡邑大夫以暇修治水道決壅去滯不至如前所
云爲豪滑浸肉之骨而出之沮洳吾儕小民當不呼庚
癸亦不復覓山蘓芎也先生往矣九原可作願與執鞭

惜其書漫滅不可久復授之梓懸之國門敬邀先生之
惠且以明先生不忘吳人吳人亦不忘先生錢旣成而
題數言於簡末菰蘆後學茅獻徵彥先父識

吳興掌故集十七卷明徐獻忠伯臣撰伯臣一號長谷
又號九霞山人華亭人嘉靖乙酉舉人官奉化縣知縣
明史列入文苑附見文徵明傳中是編乃其寓居湖州
時所作首載嘉靖庚申范唯一序伯臣自序李松來書
萬厯乙卯茅瑞徵二序分類十三曰宦業曰鄉賢曰游
寓曰著述曰金石刻曰藝文曰名園曰古迹曰山墟曰
水利曰風土曰物產曰雜考是書采摭亡佚補綴漏略
整齊故事足備考證而尤關心水利湖爲澤國上游宣
歙諸山之水無不以吳興爲壑而吳江垂虹湮塞有來
源而無去路而又圍築爲蘆埂渟游爲藕蕩謹告當道
疏濬排決尤宜先事豫防灑沈澹災談何容易亦可謂

有心人矣甲寅正月上元日吳興劉承幹跋

補而無去程而父國樂為靈對亭諸翁蘇葛勤吉當首
應前山之木無不以吳興為壘而吳王垂使野塞時來
雙齊對車多壽寺靈而大關小水脉脉為窮國土排官
水脉曰風土曰勝事曰縣寺景書采辦之升蕭羅謙都
萬曰善哉曰金不岐曰楚文曰谷國曰古德曰山靈曰
萬福之興榮徽贈之利公慶十三日室業曰撥買曰批
御起中首輝嘉散與申故勤一京師引自京率外來舊
則史氏人文族州景文始則勤中景縣代其寓居臨川
又據此蜀山人華亭人嘉散之西舉人官奉外縣映湖
吳興學姑吳十小春開餘懶忠師豆對師豆一歸吳谷

